

楔 子

半夜三點，市區。

雖說是市區，但因為這是一座不大的小城市，所以即使是這市裡最繁榮的一條街，商家也大多在凌晨兩點便一間間的關門休息，不過依然有不少連鎖店家、KTV二十四小時亮著招牌，尤其是代表了夜生活的夜店招牌，為這街上提供了光線。但有一間開著門的店家很是特別，時尚的黑色招牌上，遠遠先看見白色的娃娃字體，是英文字母「S」及「W」，S之前，有一個淺棕色的、飽滿的紡錘麵包圖案，下排則是同樣白色的字體——「現烤工坊」，深夜還開門營業的麵包店，本就夠引人注意，走近了看見「S」及「W」兩個字母之後接續的較小字體，則令人不自覺深思。

「Stay and Wait」，才是這間麵包店的全名，但看不懂英文的老人家，都叫它「現烤工坊」，而大多數的人只看見那兩個大寫的字母，就叫它「SW」。

今日，一如以往，上門來買宵夜的人不少。其實這樣位於轉角的店面，又是唯一深夜還營業的麵包店，SW的生意並不差！

顛覆許多人的認知，雖然是小城市，但有夜生活的人不少。

雖說這街上也有二十四小時營業的超商，但若說到麵包，來這街上的人還是會選擇到SW來。超商的麵包對某些人來說，就是少了一些麵包香，唯有真正走進麵包店，才更能給人加倍美味的感覺。

三點了，附近KTV歡唱完的酒醉客人經過，在店舖前面留下了一灘嘔吐物。SW的老闆夏青凡才剛拿著接上水龍頭的水管清理完，就下起了大雨。

夏青凡無奈的看了老天一眼，早一點下他不就省事了嗎？

他洗了洗手，在圍裙上擦去水珠，接著就聽見一聲刺耳的剎車聲。

他連忙回頭，一台車就停在對街，車子前沒什麼障礙物，夏青凡不解的看著，不明白這車為什麼急剎？他位於只看得見駕駛座的這一側，且由於隔熱紙的關係，他看不清車子裡發生了什麼事，只覺得車子在晃動。

莫非，車裡的人在做什麼劇烈的動作？打架？綁架？夏青凡胡思亂想了起來。

車內的燈亮了起來，應是有人開門了，聲音也隱約穿透雨聲傳了過來，夏青凡聽見了，內容像是情侶吵架，男人還憤怒的喊著，「給我下車。」

接著，夏青凡便看見車子裡再次變得漆暗，下一瞬，車子就急駛離開了。

而這一回，原地留下了一個穿著短裙、蹬著高跟鞋，因被推倒在地而一邊急著拉好自己的裙子、一邊哭泣著的狼狽女人。

夏青凡看了看天空不斷落下來的滂沱雨勢，立刻轉身走進店裡，再出來，他拿了兩把傘，自己撐了一把，另一把則在走到她身邊時，遞給了她。

汪雪筠揉著掉著淚的眼，緩緩的抬頭看向這個善意的男人，「我……我的腳……扭傷了……」

聽她哭得一句話都說不完全，夏青凡以肩窩夾著傘骨，彎身拉住了她的手，另一手則扶著她的背，拉她起身後，才把傘交給她，「來！當柺杖撐著，我扶你，先到我店裡休息一下。」

夏青凡以下巴指了指 SW。

汪雪筠拭去了眼淚，在雨傘及他的協助下，緩緩地往 SW 走去，「你就是 Wait 的老闆？」

這女子不是用 SW 來稱呼他的店？夏青凡更換店名兩年了，就算是把他的店名全讀清的人，也通常稱他的店為「Stay」，而不是「Wait」，「妳怎知我就是老闆？」

「我聽說這家店沒有員工，只有一個老闆。」

「我也想再請人啊！不過這種工作時間不好請人……」

將汪雪筠給扶進了店裡，夏青凡拉了張椅子讓她坐下，要她先等等，就又消失在店後頭。

此時，一個穿著休閒服、戴了副大大的黑框眼鏡的女子走進了店裡，見她一個溼淋淋的人坐在櫃台旁，也只是看了一眼，然後隨意的拿起一個三明治，又打開櫃台旁小冰箱的玻璃門拿了一小盒鮮奶，主動在櫃台留下了錢，才再看了她一眼，「妳是新的小貓？」

「啊？」

「算了！妳會知道的。」那女子丟下這一句話就走了。

汪雪筠看了被放在櫃台上的錢，又看了那女子一眼，正要出聲喚她，夏青凡便由店後走出，她轉而對他說：「剛剛有人拿了三明治及鮮奶，我不知道多少錢……」夏青凡抬手看了下錶，露出了微笑，「戴了一副黑粗框眼鏡、一頭長髮用鯊魚夾夾在後腦杓，眼睛很大但看起來累得快睡上的小姐？」

汪雪筠點了點頭。

「是常客，她的職業是作家，每天晚上三點半都會來買一塊麵包或三明治，配上鮮奶當宵夜，然後繼續工作。」夏青凡說完便將一條大浴巾遞給了她，看她已不再哭泣，反而還好奇的看著他店裡的擺設，才放了心。

「腳還好吧！」

「應該只是輕微地拐了一下，休息一下就沒事了！」

「如果明天腳還是痛，記得去看醫生。」

「好。」汪雪筠先擦了擦頭髮，才用浴巾披著身體，立刻就有一杯熱茶送了上來。

「只是茶包，不介意吧？」

汪雪筠搖了搖頭，雙手捧住馬克杯。雖然是夏夜，但她一身溼，店裡又有冷氣，還是覺得有些冷，不過在她冰冷的雙手捧住杯子的那一刻，她便被溫暖了！不只暖了手，也暖了心。她輕啜一口茶，茫然的看向店外，店裡的光線較明亮，所以由玻璃門望出去，除了看得清騎樓，其餘只有招牌燈亮著的地方才看得清。

看著看著，汪雪筠的淚又掉了下來。

夏青凡看她又哭了，像小媳婦那樣哭得委屈，實在很能勾出男人的保護慾，不禁開口安慰，「那樣的男人不值得妳哭。開車載人把人放在路邊的，叫計程車司機，且他還是一個不稱職的計程車司機。」

剛剛還在哭泣的汪雪筠，突然掩著嘴笑了出來。

夏青凡一時之間看傻了眼，她眼角還含著淚，但嘴角卻帶著笑意的模樣，可愛得

讓人更想呵護她，不希望她再哭，只希望她永遠帶著笑容。

汪雪筠不是不再傷心，只是聽見夏青凡的比喻忍不住笑了，「你把他的寶貝百萬名車說成小黃？」

「不是嗎？小姐！計程車司機隨便招手就有，服務比他好的也很多，不要留戀。」

「是我的錯！不該隨便懷疑他劈腿，他一生氣才會把我趕下車的。」

這女子還真無怨無悔啊！夏青凡繼續勸著她，「不管如何，身為男人都不該在下著大雨的時候把女孩子趕下車，而且還是半夜三點多！如果我是色狼怎麼辦？那妳現在就真的有得哭了。」

「我知道我很傻……」

「妳不傻，還知道跟我進來，而不是哭著追著他的車子跑。」

「追著跑有用嗎？鐵了心的人是不會停車的。」

「除非是趕公車，否則不要追著車子跑，沒意義！」

汪雪筠又笑了，這回，是真的驅散了臉上的陰霾，「我為他連工作都丟了，本以為今晚告訴他，他會拍拍我安慰我，結果，我都還沒機會說，就……」

在她還沒來得及掉下眼淚前，夏青凡就先遞上了一個熱呼呼的紅豆麵包。她好不容易才露出了笑容，他不想她再哭，「吃點甜的能振奮精神喔！」

「哪裡來的熱麵包？」

夏青凡指了指櫃台後，那有一台小型烤箱，專門拿來加熱用的。

「為什麼……我都遇不到這樣的好男人！」這一次，汪雪筠是真的哭出了聲音！

但一邊又被紅豆麵包的香味所吸引，所以邊哭邊吃著，逗笑了夏青凡。

夏青凡拍了拍汪雪筠的頭頂，很自豪的說：「哥哥我是萬中選一的，遇不到很正常。」

汪雪筠邊拭眼淚，邊吃紅豆麵包，三兩下就把麵包吃完了。她不愛吃甜的，但這個麵包非常好吃。

「麵包是你自己做的？」

「是啊！我沒請員工，都是我自己一個人做。」

「為什麼晚上十二點才營業？我在附近的超商工作，每天經過這裡，總不明白營業時間為什麼是晚上十二點到早上八點？」

夏青凡只是淡淡的露出了微笑，沒有回答她的問題，反而問了另一個問題，「妳為什麼會稱我的店為『Wait』？」

「Stay and Wait，重點不在停留，而在等待，人可能因為不願改變現狀或任何的因素而停留，但『等待』卻是有目標的，不為其他，只為了那個目標而等待。我比較喜歡 Wait 的含意。」

夏青凡依然沒有回答，只是微笑。

「我解讀錯了嗎？」

「不！完全說中了我的心思，一時無法反應而已。」或許是因為不熟，夏青凡沒想對她說太多，「我打電話讓妳家人來接妳？」

「我沒跟家裡人住。」

「妳一個人住？」

汪雪筠搖搖頭，淚水又滑落，「我的室友是那個計程車司機。」

夏青凡翻了個白眼，她EQ也太高了，兩個人都同居了，大概感情也深到扯不開了，她竟然能忍？「我樓上有一間套房在出租，最近房客剛好走了空下來，妳先在那間房休息一晚吧！等我關門休息後，再送妳回家。」

「不用麻煩你了！」

「不麻煩，妳現在回去我實在不知道妳會發生什麼事，我可不想明天在社會新聞看到妳。」他領著汪雪筠要走上樓，見她猶豫著，夏青凡知道自己是初識的陌生人，的確不能完全讓人放下戒心，於是從櫃台抽屜裡拿出了鑰匙遞給她，「妳上樓會先看到住家的大門，打開門後右手邊那間房就是了，那間房有後陽台，洗衣機及熱水器都在那，妳可以把溼衣服換下來洗一洗晾一下，對了！門鍊要記得扣上，不然我也住那，可能會化身成色狼偷溜進去喔！」

汪雪筠捧著他遞過來的鑰匙，想著他的好心，不禁道：「你對人真好……」

「反正我那間房本來就是要出租的，借妳住一晚又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不擔心我搜刮了你的財物？」

夏青凡俊朗的臉上露出一抹笑意，想裝色狼卻因為氣質使然，不但不像還顯得有些搞笑，「妳若要搜刮……也得看妳這身布料藏了多少啊！」

汪雪筠低頭看了看自己，是啊！這身衣服是那個「計程車司機」的喜好，布料極少……

「好了！別想東想西的了，快上樓吧！妳真是小偷的話也算妳倒楣，我可是家徒四壁，值錢的只有這些能賣錢的麵包。」

原先被男友拋在大街上的委屈，汪雪筠因為夏青凡的好心而感到了暖意。她正要上樓，夏青凡又說了一—

「對了！客廳沙發上有洗乾淨放著還沒摺的衣服，我沒有女生的衣服，妳若不介意，就拿一件我的衣服先暫時穿著吧！」

再看了一眼他那令人安心的笑容，也或許是因為大哭過一場，汪雪筠覺得心情舒緩了不少，「我叫汪雪筠，老闆大哥你叫我筠筠就好了。」

「嗯！筠筠，那妳也別叫我老闆，我叫夏青凡。」

「那我可以喊你夏大哥嗎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夏大哥，謝謝你。」

看著汪雪筠往樓上去，夏青凡這才鬆了口氣，看來她的情緒平復了不少吧！上樓之後，應該不至於哭著睡著吧！

夏青凡執著覺得，汪雪筠那清秀的臉龐，還是帶著笑意的時候最美……

第1章

坐在車裡的夏青凡降下車窗，看著汪雪筠有些吃力的走著，他剛剛問了她，她住三樓，這是一棟五層樓的舊公寓，看來是沒有電梯的，夏青凡升起車窗，下車將車子鎖上，才走上前扶住她。

「夏大哥不是回去了？」

「妳這樣走得回三樓嗎？昨天妳還能自己走上我家二樓，今天妳連走路都有問題，看來腳一定是扭傷了，待會兒記得讓人帶妳去看醫生。」

汪雪筠再次接受了夏青凡的好意，在他的攬扶下走上樓，直到停在大門前，「送我到這裡就好了，謝謝你夏大哥。」

「我看著妳進去再走。」

汪雪筠雖然與簡俊豪交往三年了，但即便以前還沒住在一起時，簡俊豪送她回家，也從不曾說過一句類似「我看著妳進去再走」的體貼話。汪雪筠知道朋友都勸她說簡俊豪不是一個好男人，但她就是放不下。

如今連一個出手相助的陌生人都能這樣體貼，不禁讓汪雪筠覺得悲哀。

汪雪筠拉開了大門鐵門，又往內推開了木門，第一眼，看見的是玄關擺著的兩雙分屬一男一女的鞋，而女鞋，並不是她的。

汪雪筠愣愣的看著玄關的那雙女鞋，大門也沒關就一跛一跛的走了進去，夏青凡本來是要轉身走的，但見到汪雪筠連大門也沒關就走了進去，覺得有異，便跟了進去。

接著就看見汪雪筠推開了其中一間房的房門，而床上正上演著最獸性的一幕。

「妳、妳不是要上班？」床上的男人因突來的變故停止了律動，跨坐在他身上的女人則是立刻抱著胸，滑下男人的身子躲進薄被裡。

「托你的福，老是要我請假陪你玩，昨天我被開除了！」

汪雪筠昨天還因為被簡俊豪在大雨中扔下而哭泣不已，如今見到如此大的背叛場面，她很意外自己竟能如此冷靜，沒有大哭大鬧，甚至沒有指責簡俊豪。

看著那兩人扯著棉被蓋住身子的狼狽樣，汪雪筠很想笑，想笑的不是他們被撞見好事的難堪，而是自己見到黃河還不死心，非得跳下去，直到發現自己渡不了河，才真正看清了一切。

汪雪筠轉身走出簡俊豪的房間，才發現夏青凡還沒走，在外頭不放心的看著她。看到他臉上的同情，汪雪筠反而能笑著回應他，這讓夏青凡更覺得不放心，「妳自己可以嗎？」

汪雪筠好似突然有了決定，「夏大哥的套房找到房客了嗎？可以暫時收留我嗎？我會付房租的。」

「是還沒租出去，但是妳……還是先回家吧！」

「我不想讓家人見到我這樣子，夏大哥你可以幫我搬家嗎？」

「現在？」

「我沒什麼行李。」

汪雪筠轉身走進另一間房，夏青凡跟著走進去。房裡的擺設簡單，一張小小的和室桌上擺了一台筆電，餘下的家具貼著牆擺放，一張床、一個小紙箱充當的梳妝台上擺了一些女性保養品，然後便是一座布衣櫥。

汪雪筠蹠著腳想拿下布衣櫥上頭的行李箱，夏青凡考慮到她的腳傷，幫她拿了下來，見她收拾起衣物，他便上前幫她把保養品全搬到地上，再用本來充當桌面的

紙箱幫她將保養品收拾進箱子裡。

在房裡聽見她要搬走，簡俊豪只來得及穿上褲子，便急忙跑進汪雪筠的房裡想挽留，「雪筠，這個男人是誰，先叫他回去，我們談談吧！」

「昨天我懷疑你時，你怎麼說的，你還生氣的把我趕下車，讓我誤以為是自己誤會了你，結果……我並沒誤會你不是？」

那名女子也已穿戴整齊，看起來對自己引起的爭吵並無一絲愧疚，「俊豪，看來你的女人還不少，有空再聯絡吧！」說完，她毫不在意地徑自離開。

還不少？莫非這簡俊豪還劈了好幾腿？

汪雪筠收拾的手沒有停，女子的話激出了她的一聲冷笑，她沒激動大吵，那女子也沒有，是簡俊豪沒有讓兩個女人爭吵搶奪的本錢，還是那女子根本不介意男人並不是屬於自己的？

「雪筠，我保證我會跟她斷了，不再聯絡她，好不好？」

夏青凡聞言挑起了眉，他自己也是男人，聽得出來這男人的語氣只是安撫，並不是出自真心。他將桌上的筆電也收進紙箱，看汪雪筠拉上了行李箱拉鍊，問：「還有其他行李嗎？」

汪雪筠自覺可笑的看著行李，來的時候是一只行李箱，走的時候竟也是，「沒有了，就這樣。」

於是夏青凡單手抱著紙箱，又上前提起了她的行李箱，「我先幫妳拿下樓，等一會兒再上來扶妳下去，妳別自己走。」

「好的，謝謝你夏大哥。」

看著汪雪筠輕聲細語的回應那男人，連表情都柔和不少，但回望他時，又板起了一張臉，簡俊豪也怒了，「妳還沒回答我，那個男人是誰？」

「昨夜你把我扔在馬路上時，你就失去這麼問我的資格了。」

「昨晚是我的錯，妳別跟我生氣好嗎？妳要我發誓嗎？」

「你的心早就不在我身上了，我懷疑過，卻不敢問你，因為我知道一旦問了，便會像昨夜一樣，再挽回不了，所以我自欺，自欺一切都是我的誤解，想維持我們之間可笑的關係，現在事實證明了，我的確可笑！」

簡俊豪有些氣急敗壞，不明白平常很好安撫的汪雪筠今日怎麼變得這麼有主見，說什麼都安撫不了她！他煩躁的在汪雪筠的房裡踱步，想強勢的留下她，就如以往一般，認為她會唯諾聽話。

「妳是我的女人，不准走！」

「我屬於我自己，不屬於任何人！」

「妳忘了我們是怎麼認識的？妳是整場聯誼裡最安靜的女人，還傻乎乎又一臉天真的模樣，沒了我，再沒人會看上妳的！」

夏青凡一回來，聽見的就是這一段話。

一個男人如果可以沒品到這個程度，而這個男人又是唯一選擇的話，那他還真想勸汪雪筠一輩子當一個被冰在冷凍庫的剩女，總好過讓人躡腳。

果然汪雪筠一臉受創，她知道自己沒剛才那個女人漂亮、身材沒那女人好，人又

無趣，但簡俊豪怎麼能這麼說她、這麼傷她的心！

簡俊豪看她似乎是鬆動了，放軟了語氣，雙手捧住她的臉，讓她看著他，「所以，雪筠，留在我身邊，只有我會疼你了。」

汪雪筠的手也覆上了簡俊豪的手，雙手捧住，輕輕的揉著他的手。

見狀，夏青凡知道斷人姻緣不道德，但他還是要做，當他正想開口喚醒那個傻女人時，就見她用力的往簡俊豪手掌的月丘部位咬了下去。

簡俊豪吃痛，出口就是一聲髒話，眼見一個掌摑就要落到汪雪筠的臉上，夏青凡一個箭步上前扣住了簡俊豪手腕。

「放開！我要打死那個賤人！」簡俊豪看著突然上前攔阻的夏青凡，不悅地咒罵。

「就算吵架，動口不動手！」

「她咬我！」

「所以她只有動口不是？」

「放開我！」

此時，簡俊豪的手掌被夏青凡扳彎，讓簡俊豪不得不屈下身子避免夏青凡的力道折斷他的手，氣得漲紅了臉。他打也打不過他，罵也罵不過他，還得忍受手腕的劇痛。

夏青凡一聲冷哼，這才放開了簡俊豪的手，走回汪雪筠身邊。

「雪筠，我先為我將要做的事道歉，請原諒我的無禮。」

「什麼……啊！」汪雪筠還沒反應過來，便被夏青凡輕鬆的打橫抱起，嚇得她連忙抱住了夏青凡的頸項穩住自己的身子。

「這種地方我一刻也待不了了，我抱你走比較快。」夏青凡一說完，便大步的走出汪雪筠的房門。

簡俊豪還不死心的跟著追出，「放下她！」

誰說她沒人要的？至少夏青凡昨天第一次看見她的笑容時，有一瞬間閃神了。汪雪筠雖不是美得令人印象深刻，但絕對有她能吸引男人的地方，「我並不覺得雪筠有你口中說的那麼差，充其量也只是不懂在聯誼時表現自己而已，所以就算這天底下只剩你一個男人，她單身都比跟你在一起好。」

「你對她有興趣對不對！」

夏青凡知道此時解釋太多，只會讓簡俊豪更加羞辱汪雪筠，於是選擇了肯定的答覆，「沒錯！所以她並不是只有你一個男人可以選擇。」

「不可能！雪筠不可能背著我劈腿！」

「她當然不會，是我自己的意思。還得謝謝你先劈腿，白白讓我抱得美人歸。」

「汪雪筠，你這是從哪裡找男人要來氣我？你以為我真的會相信這樣一個男人看得上你？是演戲的吧！」

汪雪筠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憤怒，她被貶得如此低，氣得眼眶都泛出了眼淚！

簡俊豪笑了，因為他認為那是汪雪筠因被他說中而顯露出的惱怒。

「當然不是演戲。」

「說謊！你證明給我看啊！」簡俊豪知道汪雪筠向來潔身自愛，如果這男人是假

的，她肯定做不出親密的舉動，「讓他吻你我就相信。」

汪雪筠握起了夏青凡的手，從來沒有過的羞辱感讓她不得不向他求助，她在她耳邊請求，「請你就當被狗咬了，吻我好嗎？」

夏青凡看著汪雪筠含著淚的眼眶，思及方才簡俊豪的羞辱言語，他放下了汪雪筠，對著簡俊豪嚴肅著一張臉，「我是真的受雪筠吸引的，我可以證明給你看。」夏青凡轉而面向汪雪筠時，則是帶著微笑的。他捧住她的臉，下一秒，極其溫柔的吻上她的唇，彷彿她是他極為珍視的寶貝一般。

夏青凡的吻不帶任何邪念，所以沒有激情，他純粹是善意的給了她這一吻，汪雪筠十分感謝他為她解危，兩行淚不住的滑出眼眶。

「放開她！」簡俊豪發怒的上前分開了他們，腳扭傷的汪雪筠還因而跌坐在地。

「就算是我吻你，你都沒這麼安分過！」

「因為你的嘴是臭的。」汪雪筠冷冷的回應他，惹得簡俊豪就要撲上前去扯起她。夏青凡終究是耐不住性子，握起拳頭就往簡俊豪的臉上揮了一拳，直把簡俊豪打退了數步。

「是你自己不懂得把握，以後不准你再來糾纏雪筠！」

簡俊豪的嘴角流出了鮮血，終於不敢再輕舉妄動，於是夏青凡又上前橫抱起汪雪筠，在玄關旁套上自己的鞋後，便蹲下身子，讓汪雪筠坐在他的大腿上，幫她穿好鞋，「你的行李沒整理到鞋子。」

「我只有這一雙鞋。」

什麼樣的女人居然只有一雙外出鞋？夏青凡抿起嘴，想起她少得可憐的行李。這男人自己開著百萬名車，卻捨不得送給女友幾雙鞋？

「我們走吧！」

「嗯！」汪雪筠主動勾住夏青凡的頸項，讓他抱著往樓下走去。

「剛才謝謝你幫我，委屈你了！」

「不委屈，佔了便宜的是我啊！」

將汪雪筠放在車子的副駕駛座後，夏青凡繞過車子進了駕駛座，看著她一臉落寞，他嘆了口氣，「別想太多，真的不願意回家，我那間套房就先借你住吧！不算你租金，你沉澱一下心情，住幾天再回家去。」

汪雪筠淚光晶瑩的雙眼凝視著夏青凡許久，看著他一臉憂心又小心呵護的模樣，突然意識到，自己就像是被拋棄在路邊的流浪貓，被好心人給抱回家養一般……不！不是好像，她昨晚的確是被丟在路邊。

夏青凡終於又看見了汪雪筠的笑容，不過這個笑，帶點苦澀、帶點自嘲，「怎麼了？」

「我知道為什麼人家稱我是新來的小貓了，夏大哥真是個好人。」

因為她的稱讚，夏青凡笑得有些不好意思，「店裡有香味又有燈光，SW 實在很容易吸引那些流浪貓狗，我撿那些貓狗時被昨晚那位常客看到過幾次，是她對你這麼說的吧！」

「嗯！」

「我的確很喜歡貓，但因為開麵包店，萬一身上沾了貓毛又沾到麵包就不好了，只好忍痛把那些流浪貓送走。」

「謝謝你撫了我，否則我永遠不會知道那個人背著我做了什麼事。」

「打起精神來，我們先去看醫生吧！」

晚上十二點，SW 正準備開門，腳傷已好得差不多的汪雪筠本來在客廳裡看著書，依慣例，聽到了樓下拉開鐵門的聲音。

最終，汪雪筠還是沒有回家，她承租了夏青凡那間出租套房，成了夏青凡的室友。夏青凡的生活過得很規律，每週日晚上到週一早上八點，是 SW 固定公休的時間，其餘的時間，夏青凡總是很準時的在早上八點歇業，然後為晚上要烤的麵包做一些必要的前置作業，接著就會外出為固定的團購客戶送麵包，大約下午一點之前就會回到家，然後吃個飯梳洗一下便就寢，晚上八點開始烤當天要賣的麵包，晚上十二點開門營業。

因為腳傷，汪雪筠暫時還沒去找工作，所以她這一個多月來就把夏青凡的作息給摸了清。

汪雪筠走下樓，隔著裝了單面可視玻璃的玻璃門往外望，幾個打扮入時的女人正一手拿著托盤、一手拿著夾子站在櫃台邊，不是在選購麵包，而是在跟夏青凡聊天。

汪雪筠不禁莞爾，這麼一間在特別時間開門的麵包店，老闆又是一個美男子，無怪乎這些女孩子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

汪雪筠雙手交叉抱在胸前看著門市上演的好戲。

夏青凡在廚房工作時，穿的是白色的烘焙師服，他說，這樣才可以隨時保持環境的乾淨，只要制服染上髒汙，馬上就知道哪裡髒了，而在開門營業之前，他會略作梳洗再換上黑色的同款制服，說是為了搭配店面的風格。

為了工作方便，夏青凡總把袖子翻了好幾摺捲成七分袖，然後在腰間繫上黑色的半身圍裙，汪雪筠所在的地方只能看見夏青凡好看的側臉，但那臉上帶著無奈，他梳理得很整齊的頭髮好似都可滴下冷汗了。

汪雪筠想，每天得應付這樣的客人又不能得罪，夏青凡很無奈吧！

夏青凡只是有禮的虛應著，在聊天的過程，總不住的往汪雪筠的方向看過來，汪雪筠本不覺得有異，直到夏青凡對著她露出了苦笑。

汪雪筠一愣，這玻璃由外頭看不是鏡子嗎？她怎麼覺得夏青凡知道她在這裡，而且是在對她求救？

反正，不管他是不是在對她求救，她推開門出去應該也無妨吧！於是汪雪筠推開門，馬上就看見夏青凡迎了上來。

「妳的腳還好吧！怎麼不在家裡多休息，下來做什麼？」

那兩個本來和夏青凡聊天的女人望了望彼此，無聲的嘴型好像是在問對方——女朋友？

於是汪雪筠很配合的把本來已經快好的腳傷又裝得很嚴重一般，幾乎整個人靠在夏青凡身上，讓他攏扶她來櫃台坐下。

「在家裡待得無聊了，想下樓來看看。」

「店裡沒什麼事的，不用擔心。」夏青凡很自然的揉了揉汪雪筠的髮頂。

汪雪筠不自覺繃紅了雙頰。她知道夏青凡這舉動是在演戲，卻仍不免被他吸引。看到這一幕，方才盤踞在櫃台的兩名女客人默默的離開了櫃台，終於真正的挑起麵包來。

送走了那兩名客人後，夏青凡才回頭給了汪雪筠一抹燦爛的微笑，「說來我們默契很好。」

「如果我不是每天都可以看到夏大哥，一定也會跟剛才那兩個客人一樣，被夏大哥吸引，故意跑來跟夏大哥聊天的。」

夏青凡雖然心頭猛然一震，但還是立刻恢復了正常，他一個彈指敲中了汪雪筠的額頭，笑意未褪，「別吃哥哥我的豆腐。」

「剛剛夏大哥怎麼知道我下樓了躲在後頭偷看？」汪雪筠撫著自己的額頭，不解的問著。

「門縫有燈光透出來，我既然在門市，就表示後頭有人開了燈。這情況不是有人闖了空門，就是本來在樓上的妳下來，而我確定通往外頭的門確實上鎖了，所以只有一個可能，就是妳了。」

「就這麼簡單？」

「要不然呢？我又沒有X光眼。」

那她老是喜歡躲在後頭偷看門市的事，夏青凡一定每次都發現了吧！

「夏大哥，我想從明天開始出去找工作。」

「腳傷還可以嗎？不急吧！」

「不行！夏大哥已經不收我押金了，難道我還要欠夏大哥房租嗎？」

「放心！我會好好的壓榨妳的，如果妳沒付房租，我就叫妳打掃洗衣煮飯還債。」夏青凡低頭看了自己的制服一眼，然後又很不好意思的抬起頭，「說來，我好像已經開始壓榨妳了！每天起床都可以看到燙得整整齊齊的制服擺在客廳裡，真是感動。」

「反正坐著能做的工作不多，有空就幫你燙好了。再說……我長久下來，也幫那個人做習慣了！」

本是低著頭在擦托盤的夏青凡，聽到這句話頓了頓，沒抬起頭又繼續擦著，想起他陪汪雪筠搬離前一個住處時的不愉快，總覺得自己若再說什麼，又會惹哭了汪雪筠，卻沒想到會突然聽見她的笑聲。

他不解的抬頭看她，「這事……好笑？」

「我只是想起某人的車子被拖走後，他臉上會有的懊惱、憤怒、不甘心，就忍不住想笑了！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夏大哥，你知道我在這裡住了這麼些天，那個人傳了多少Line給我嗎？九十

六次！我們才住在一起不到一年，他已經被我寵得失去了基本的生活能力，這九十六次的訊息裡，問的都是他的什麼東西在哪裡？我可不可以回去？他一個人沒辦法生活、他一個人付不起房租……」

「什麼叫一個人付不起房租？」

「起初他要我們一起住，我不肯，後來他用一起住可以省房租的理由說服了我，沒幾個月，他開始不付水電、房租，漸漸的，那些都變成了我在支付，所以他才能買那台寶貝車。」

「然後開著那台百萬進口車去載其他的女人背叛了妳？」夏青凡拿著紙巾的手，緊緊握起。

「不過那台車是分期付款買的，以這情形來看，很快的他的車就會因為付不起貸款被收回了。」

「汪雪筠，對自己好一點，連妳都不愛惜妳自己了，男人怎會愛惜妳。」

此時汪雪筠的雙眸清澈，剛被簡俊豪由車上趕下來的那一夜，她本還悲傷哭泣著，但自從搬離前一個住處後，夏青凡卻不曾再見到她為那個男人掉過一滴眼淚。

「夏大哥，我很容易愛上一個人，而且愛上了就會死心塌地，因為愛，我可以忍受他的一切，即便你們笑我傻、罵我笨，我都不會在意，但唯有一點，我絕對不容許一段感情之間有第三個人，所以只要背叛了我，我就會毫不猶豫的轉頭離去。」

「是妳愛他愛得不夠深吧！」

「很多人對於我的標準常常下這個評語，但那是在為背叛的人找藉口。」

簡俊豪也問過她「其實妳從沒愛過我吧！」，然而她戀愛的次數雖然不多，但她付出了多少真心自己清楚，簡俊豪給她的傷害，絕不是一句她愛得不夠深就可以弭平的！

頂著熱辣的太陽，汪雪筠步履蹣跚的走回家，在這麼熱的天氣外出實在是酷刑，也讓她加速感到疲憊。幸好 SW 離公車站只有幾百公尺，她只想趕快回家，躲開這能把人晒成乾的太陽。

SW 位於大街與小巷的轉角，汪雪筠走向開口在小巷的側門，側門是平常送貨時使用的，住家也是由側門出入，汪雪筠打開上鎖的門，瞄了一眼分別位於左右兩邊的廚房門及倉庫門，由門上的玻璃可以看見裡頭漆黑一片，一如她預料中的沒有點燈，這個時間，夏青凡應該在睡覺吧！

當她正要拉開通往二樓的門時，卻看見通往門市的門傳來微弱的燈光，是夏青凡早上關門時忘了熄燈嗎？

她本要幫忙把燈熄掉，卻由單向玻璃看見了夏青凡坐在電腦前，不知是在發呆還是在沉思。

既然有人在，這樣的燈光便太傷眼了，於是汪雪筠開門幫夏青凡又多點了盞燈，突然的光線很明顯的喚醒了剛剛還在沉思或發呆的夏青凡。

夏青凡知道一定是汪雪筠，正轉頭想跟她打招呼，話卻在喉頭間梗住。

第一次遇見她，她穿著迷你短裙及膝上襪，在家裡養傷的時候，她穿的都是居家服，出門看醫生做復健時，穿得也很樸素，所以他從沒看過汪雪筠這樣幹練的穿著。

她穿著黑色素面的傘狀下襪及膝裙，以及一件打著蝴蝶結領巾的淺灰色小包袖襯衫，他知道她今天打算去找工作，但他從沒問過，她要找的是什麼樣的工作。

「我記得妳之前是在超商工作不是嗎？」

就算她不明白夏青凡為什麼這麼問，但看到夏青凡因她的穿著而微愣的時候，大概也猜到了，她露出狡黠的笑，緩緩的走向他，「今天是OL風，明天走護士風。」

「我腦袋裡能想到需要角色扮演的職業，說真的都會讓男人充滿遐想。」夏青凡一手拿著發票、一手拿著筆，有些呆傻的說著。

「我開你玩笑的啦！夏大哥怎麼這麼晚了還在門市裡，當心今晚起不了床！」

「我完全被這些數字玩弄了。」

「店裡的外帳不是有請會計師處理嗎？」

夏青凡苦著臉，搖了搖頭，「不，這是店裡的內帳，之前的會計有留一套記帳方法下來，也有教我，但說真的我接手後店裡的帳從來沒正確過。會計師說店裡的營收越來越好，繳的稅會變多，要我整理一些資料給她，幫我少付點稅，然後我便被這一堆數字給困住了。」

汪雪筠走上前，拿下了夏青凡手裡的發票及筆，順便看了一眼電腦上的文件，皺了皺眉，「這是店裡的帳？前會計走多久了？」

夏青凡眼裡瞬間閃過異樣光芒，但或許是恢復得太快，汪雪筠並沒有發現。他說：

「七百二十三天……」

有這麼度日如年嗎？對於前會計的離職，夏青凡竟是用「日」來計算？

還是……之前的會計對夏青凡來說，是一個很特別的人？

汪雪筠狀似不經心的問著，「原來這家店以前還有請過別的員工啊！」

「是啊！以前這家店只有兩個人，她走了之後，就我一個人做，沒再請人了。」

夏青凡淡淡的說著，不讓這件事撥動了他的心湖，「我本來以為我做得來，但最近我開始覺得不該逞強了。」

「原來有如英雄一般存在的夏大哥，也會有辦不了的事啊！」

「就算是超人也怕氪石啊！」

「把會計師的電話留給我，這團……」汪雪筠的手在帳單發票上繞了繞，才想到形容詞，「需要像福爾摩斯解謎一般的帳單也留給我，夏大哥快上樓休息。」

「妳會？」

汪雪筠輕咳了幾聲，拍了拍胸脯，「我可是本科系畢業的，也當了好一陣子會計，後來是為了那個人轉職，那個人是服務業，只能休非假日，為了配合他在非假日休假，才找了超商的工作。」

雖然她口口聲聲說她不愛了、不在意了，但每每提到前男友就變得些許落寞的語氣，其實都透露了她真實的心情吧！

見夏青凡不說話，汪雪筠知道那是他在為她難過，於是她又打起精神露出了笑容，「幸好我才離開會計工作沒多久，還回去，而且現在也要找新工作了，當然回到我的本職嘍！要不然夏大哥真以為我穿這一身衣服是在玩角色扮演，要去應徵拍成人片嗎？」

「不！我剛剛想到的其實是夜店或酒店甚至檳榔西施，完全忘了還有成人片這個選項。」夏青凡很老實的說：「並不是所有男人都對角色扮演的成人片有興趣。」汪雪筠發現，夏青凡睡眠不足的時候就會很多話，而且舌頭會不受控制，但從來沒像今天這樣，嚴重到變得這麼可愛又傻愣愣的。

「不然夏大哥對哪類型的比較有興趣？」看夏青凡好像真的很認真在思考，汪雪筠努力抿著唇，避免自己大笑出聲。

夏青凡好像突然清醒了，發現她耍著他玩，他惡狠狠的皺起眉，「想知道嗎？妳若真打算演我就告訴妳。」

「好啦！不逗你了！夏大哥快上樓休息，我來跟會計師聯絡，看他們需要什麼資料，這帳我也會幫你處理，快去。」

「妳真的行？這上面寫的根本是外星文，妳做得到？」

「我很樂意表現給你看喔！」

雖然汪雪筠這麼說，且又推又拉的把他往後門趕，然後在他面前關上了門，但夏青凡還是不放心的透過單向玻璃看了她好一會兒。

只見她隨意的從桌上拿起一支筆，繞著頭髮捲了個髻將頭髮盤起，便打電話給了會計師，沒幾句話汪雪筠好似就知道了會計師的需求，她掛上電話，開始整理起桌上那一團混亂。

那一瞬間，夏青凡眼前好似出現了幻覺，汪雪筠坐在那裡整理帳單的模樣，就好像那個走了兩年的人，當時「她」也都是坐在那裡作帳的。

有多久了？他日復一日的在麵包店中忙碌，竟忘了自己有多久沒想起「她」！直到如今見到了汪雪筠作帳的身影，才讓他重新想起了「她」！

受了震撼的夏青凡轉過身，緩緩往樓上走去。

一回到自己的房間，他跌坐在床上，顫抖的手正在猶豫著要不要拉開床頭櫃的抽屜。幾番猶豫，他還是拉開了，抽屜裡躺了一個相框，相片裡是一對相依偎的璧人。

是夏青凡與……「她」。

夏青凡與她背景迥異，本來他們之間該像平行線一般沒有交集，但一次的出手相助，卻將兩個世界的他們給拉到了一起。

夏青凡平常以練拳擊紓壓及健身，那日他練到拳擊場打烊才離開，卻在拳擊場外遇上了幾個混混要欺負一個女孩子。

夏青凡救了她。

本來沒有把救了她的這件事放在心上的夏青凡，當他下回再到拳擊場時，才發現那個被他所救的女孩是在拳擊場打工的櫃台會計，只是她以前上的是早班，兩人沒遇過，遇上混混的那一天是她輪做夜班的第一天。

於是他們之間有了契機，相識，漸漸轉變為相愛。

相片裡的女子雙手抱著夏青凡的手臂，臉上帶著甜甜的笑容。夏青凡一直以為那樣的笑容裡是有幸福的，因為她睡眼惺忪的睜開眼看見睡在一旁的他時會笑；在廚房炒菜時，抓到他偷偷伸手在盤子裡偷菜吃，聽見他稱讚她的好手藝時也會笑；當他忙了一天把店門關上，上樓來坐在她身旁，搭著她的肩陪她一起看連續劇時，她也會笑，這讓他以為，他們只差名分就是一對幸福的夫妻了。

可他從沒想過……或許那笑容裡，根本不是幸福——

「我不會回來找你，離開你是我的錯，所以就算有一天我在其他地方待不下去了，我也沒有臉在大白天走進麵包店對你說一聲『我回來了』，便要你重新接受我，所以，不要等我。」

「我會等妳！」

「別一直傻傻的等，或許你不是屬於我的，而是另一個女人的，當那個女人出現時，別猶豫，勇敢的去追愛吧！」

這是她離去的那一天所說的話，她的離去對他來說是莫大的打擊，幾乎就要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氣，放著生意不做，整整消沉了一個月，要不是跟他一起長大的死黨傅胤軒狠狠的罵了他一頓，要他振作的話，他大概就一蹶不振了！

重新振作起來後，他改了店名，就是希望有一天她會回來，且在看到店名時就知道他一直守在這裡等著她，他也改了營業時間，因為她說她不好意思大白天堂而皇之的走進來，那他就只在深夜營業，讓她若有一天在深夜回來了，遠遠的就會看見他為她留的燈光。

時日一久，很多人都勸他忘了她，像傅胤軒這樣知道他為何改了營業時間的人，更是要他別傻了，不要再等一個不會回來的人，把作息回歸正常吧！

「婉喬，或許他們都誤以為我是痴情種，其實我實在不知道對妳的感情究竟是想念，還是恨……」

夏青凡將那張合照又收進了抽屜裡。相片中廖婉喬的那張笑顏從她離開後便一直刺痛著他的心，所以他自欺的將相片收進了抽屜裡，以為看不見，就不會痛。

漸漸的，他習慣了不去想她、習慣了在這樣的時間開店，他已經不知道自己還眷戀著目前的一切，到底是因為真的還愛著她，或是這……早已是一種習慣了。

此時，他的手機響起，他拿起手機，看見他那個損友的名字，無奈的接起，「你不知道現在是我的睡覺時間嗎？」

「我被那女人趕出來了，你那間套房還空著吧！」電話那頭傳來傅胤軒輕佻的聲音，彷彿被女人趕出門是家常便飯一般。

那間如今住了汪雪筠的套房，原先是廖婉喬的房間，傅胤軒像唸經一樣的要夏青凡忘了廖婉喬還不夠，甚至自作主張的搬進那間房，要徹底抹殺廖婉喬存在的事實。夏青凡怎麼會不清楚以傅胤軒的家世根本不需要來他的小窩住，不過想到就算廖婉喬在時也大多住他的房，便同意了把那間房給傅胤軒住，傅胤軒更說他不會白住，即使夏青凡說不用，他還是堅持要付房租。

不過說歸說，最後傅胤軒從來沒付過房租。

「有女人找你同居你說搬就搬，還把房間搞得亂七八糟的還我，讓我百忙之中花了好些時間才整理好，你以為我會讓你搬回來？！」

「我傅大少爺可是你一輩子的好朋友，你愛心氾濫，總不可能不收留我吧！」其實傅胤軒搬走了之後夏青凡看屋子裡挺冷清的，才決定再把房間出租，並只和房客訂短期租約，就是怕傅胤軒會想回來。

不過……現在他才剛租給汪雪筠，實在不好意思立刻趕人。

「不行，房間租出去了，她可是非、常、準、時、付、房、租！」

「好朋友，這麼計較做什麼？你也不差那幾千元房租嘛！」

「誰說沒差？你這種不乖乖付房租的房客我敬謝不敏，我這裡沒房間租你了！」

「那客廳借我窩兩天。」

「不行！你有裸睡的習慣。」

「那有什麼關係，我們都是男人……難不成你等廖婉喬等太久，決定不愛女人改愛男人，看到我的裸體會慾火難耐？」

「傅胤軒，第一，我就算愛男人也不可能會愛你這個花心大少，幫你暖床的女人從來不缺！第二，我說了房間已經租出去了，是租給一位小姐，你裸睡會嚇著她。」

「女人？！你跟女人同居了？」

「我明明說的是租！租！你的腦袋構造是怎麼了？可以自動轉化成同居！別破壞人家小姐的名聲，雖然她的確長得挺可愛、挺討喜的，但我不是你，我想歸想，但不會動手……」突然意識到自己說了什麼，夏青凡扶住了自己的額頭，就說他絕對不能睡眠不足，聽見他這樣說，傅胤軒絕對會跑來！

「你……和那女人這麼激情？你這麼多話分明是睡眠不足，她是怎麼辦到的？可以讓你這麼有責任感的人忘了自己的工作，這時間還不睡？」

「說了要你別破壞人家的名聲，她可是連跟男友一起租房子都分房睡的……」天！夏青凡好想咬掉自己的舌頭。

「我們夏大少開竅了！什麼時候居然當起小王搶人家女朋友了？我非得見見這女人不可！」

「不准！我不准！你聽見了嗎？我真的累了要睡了！你不准來！」

「我等你晚上營業再去。」

「我不准！傅胤軒……」對方沒等他說完，就自己切斷了通話，夏青凡看了一下時間，不管了！一定要睡飽睡足，否則今晚沒辦法應付傅胤軒。

第2章

看著整理得十分整齊的帳單，還有電腦螢幕顯示的那完美的報表，汪雪筠周身好似散發著菩薩一般的光芒，讓夏青凡不敢直視。

今天晚上他進廚房前，見汪雪筠還在專心作帳，便不敢吵她，她自己似乎也有在注意時間，在營業時間之前就整理好了桌面，交出部分成果。

「因為這帳……真的有點亂！反正過去的就暫時擱著，重要的是每個月應收應付的帳款，我今天先針對這方面來整理，這個月的部分目前都處理好了！以後有時間我再慢慢幫你把以前的帳整理整理。會計師那邊要的，我也會持續跟他們聯

絡，直到處理完為止。」

夏青凡看著汪雪筠，一時還說不上話。

「對了！我整理廠商的請款時，發現有幾家廠商不老實，多請了款你沒發現，他們也收了，我做了系統整理還把資料影印下來，下個月我會幫你處理，讓你把錢扣回來，喔！對了對了！還有這個——」

汪雪筠拿起一份帳單，正要跟他反應一些問題時，她沒想到夏青凡竟是一臉感動的看著她，還捧起了她的手。

「雪筠，別找工作了，到店裡來幫我吧！這只是一間小麵包店，薪水可能只能給你兩萬多……不然，房租我不跟你收了，你來這裡工作吧！」

「夏大哥不是說多請一個人就多一筆開銷？」

「你一個下午的效率，是我過去得花一、兩個星期才能處理好的，這事，還是得交給專業的人來處理。」

「夏大哥不是自己一個人作帳做兩年了嗎？」

「是沒錯，但錯誤率太高又花了我太多時間。最近加入了網購之後，生意忙到我幾乎沒有時間作帳，而那些帳單對我來說就像是從外星來的，要摸索好一段時間才看得懂，我這男人什麼都不會，只會烤麵包。」

「但夏大哥做的麵包很好吃啊！」

「是啊！我就這一個優點而已。好嗎？可以答應我嗎？」

其實以她的工作經驗，也只能在一般小公司領二十二K，而且她已經休息一陣子了，再住下去她會沒錢付房租。如果是在這裡工作，領差不多的薪水還可以省房租……其實條件更好啊！

「好，我答應你！我也有門市經驗，還可以幫夏大哥顧店呢！」

夏青凡聽到汪雪筠應允，正覺得高興時，就聽見一個讓他高興不起來的熟悉嗓音——

「這麼快就進展到求婚的階段啦！」半夜十二點，在街上沒什麼燈光的情況下，由外頭就可以把門市的情況看得一清二楚，傅胤軒剛才遠遠看見的，就是夏青凡捧著人家女孩子的手，一臉請求的模樣。

夏青凡白了傅胤軒一眼，他知道他會來，卻沒想到他這麼迫不及待，一開門就來，而且還拖著行李箱。

「你帶行李來幹麼？」

「不是說要來投靠你嗎？」

「沒房間了！下回請早。」

傅胤軒可沒打算就這樣讓夏青凡打發了他，他很適意的靠在櫃台上，滿是自信的建議著，「你這地方地段好，當初二樓就不該只有兩間房……對了，你應該把三樓的裝潢打掉，重新隔成幾間套房來出租，何必這麼辛苦的開麵包店賺錢？」

這倒是真的。汪雪筠覺得那麼大一間套房，位在市區，交通便利，五千元的房租真的是非常划算，只是當時夏青凡說了那間房不能長期出租，且隨時有可能收回，又沒有獨立的出入口，才會只收那麼便宜的租金。

「我喜歡大房間，二樓的房間都是套房，本來面積就大，加上外頭又有客廳、廚房、洗手間，隔兩間房已經是極限，再小我住了都喘不過氣。」

「所以說就改裝三樓吧！經營麵包店很辛苦，改裝之後你收租就好不用工作，二樓的房間別出租，在家裡當清閒的房東吧！」

「才三十幾歲就不想動，那活在世上還有什麼意義？」夏青凡可沒打算那麼早退休。

說到三樓，汪雪筠一直沒有機會上去，聽到他們提起三樓，倒真讓她好奇了，「三樓到底是什麼樣的地方？我還沒上去看過。」

「那是男人的祕密基地，妳最好別上去。」怕妳上去看了之後，會更愛這個男人。傅胤軒沒把接下來的話說完。

「可我看夏大哥很少待在三樓。」

「因為非必要他不會上樓，妳也別上去，搞不好他是藍鬍子，三樓滿滿的都是女人的屍體。」

「才不是！藍鬍子很嚇人，夏大哥很溫柔的。」

夏青凡聞言得意的睨了傅胤軒一眼。

傅胤軒打量起這個女人，她看起來很年輕，什麼時候夏青凡改吃嫩草了？不過……這女人看起來的確如夏青凡所說，一臉清純模樣，煞是可愛，雖然不是美得不可方物，但的確討喜。

傅胤軒花心的性格再起，動作也輕佻起來，他托起汪雪筠的手，「這位小妹妹，還沒跟你介紹，我叫傅胤軒，幸會。」接著，他便在她的手背印下一吻，「妳還是大學生吧！怎麼會跟這老男人混在一起？」

「我這一身衣服怎麼看都不是小妹妹的穿著吧！」汪雪筠收回了自己的手，下意識的想在衣服上抹一抹，但礙於這男人一直看著她，她實在不好意思當他的面這麼做。

結果，夏青凡優雅的抽出一張紙巾，托起她的手，擦拭起她剛被吻的地方，「雪筠，以後看到他，記得立刻拉下鐵門別營業，他全身都帶著毒素，會汙染妳，等一下妳的手要好好的清洗乾淨，否則明天可能會發黑腐爛。」

「夏青凡，你可以別在小妹妹面前這麼說我嗎？」傅胤軒一如以往的和夏青凡鬥起嘴來。

「我更正一點，我已經二十五歲了，不是小妹妹了喔！」

聞言兩個男人都震驚的回望她，「幾、幾歲？」

「二十五。」

「所以是成熟得可以摘的果實了。」雖然猜錯了她的年齡，不過這個小了他們快十歲的女人，在他們眼中依然是小妹妹，只是，是成年的小妹妹。

傅胤軒的話讓夏青凡很想洗耳朵，他雙手蓋住了汪雪筠的耳，壓低聲音用粗話咒罵了傅胤軒一句。

汪雪筠無奈的吊起眼，看著高了她足足有二十公分的夏青凡。真當她是孩子嗎？摃她的耳罵粗話，他真以為這樣她就聽不見？

「快滾！」

「沒道理你連小貓小狗都收留了，卻不留我吧！」

「我是開麵包店的，就算撿了小貓小狗也是送收容機構，你有需要嗎！我可以聯絡社會局來帶你走。」

「幾天就好，大不了我幫你送貨什麼的，不領你薪水，只換吃住。」

「你這個人下半身沒半點節操，上回還在廚房的工作台上翻雲覆雨，害我徹底消毒了一番，好不容易你自己搬走了，別想我會再讓你住進來！」

「我保證這回不在廚房……」

「倉庫也不行！」

「不然你要我在客廳嗎？會嚇到這個小妹妹！」

「所以我叫你滾！你不要嚇跑了我新請來的會計，我很需要她。我更怕你那沒節操的下半身，下回打起了她的主意！」

傅胤軒看了汪雪筠一眼，看見她緋紅的雙頰，他手握拳抵在唇邊，輕咳了一聲，

「我覺得……她應該還是聽得到我們的對話喔！」

汪雪筠眼神飄開，避免尷尬。

「你看人家小臉紅成這樣，瞧你在她面前說了這一堆淫詞穢語的。」傅胤軒嘴裡指責夏青凡，但他的舉動可一點也沒比夏青凡君子。

夏青凡放下手，看到傅胤軒走來近看汪雪筠的臉，急忙就把汪雪筠拉到了自己身後，「你敢打她主意試試！」

「夏青凡，搞不好雪筠妹妹會很喜歡我，你幹麼棒打鴛鴦？」

「就算是陌生人我也不可能眼睜睜的看著她踏進火堆裡，更何況她是我的房客又是我的員工。」

「是是是，知道你善良！那我們是從小一起長大的，又當了那麼多年的同班同學，我怎麼說都在你伸出援手的範圍吧！你客廳的沙發就借我幾天，鑰匙。」

「沒有！備份鑰匙給雪筠了。」

「雪筠妹妹，妳幫我開門好嗎？」

汪雪筠抬眼看了夏青凡一眼，怯怯的問：「夏大哥……」

見汪雪筠不知所措，夏青凡才嘆了口氣，「雪筠，這人把『人不要臉天下無敵』演繹得淋漓盡致，我實在沒辦法，妳介意讓他在客廳窩幾天嗎？」

「夏大哥是主人，你同意就是了，我沒有意見。」

「那請妳務必、務必、務必把門鍊鎖上知道嗎？」

「夏青凡，你嚇著她了！瞧你把我說得像大色狼。」傅胤軒大聲抗議著，他承認他不是什麼專情的人，但女人不肯他也不會強來好嗎！

「雪筠，他如果想亂來，妳就大叫！我會把通往二樓的門打開，妳大叫我一定聽得到。」

汪雪筠一聲輕笑，對於夏青凡的耳提面命，她聽了發噱，這個叫傅胤軒的，真被他形容得像色情狂一樣。

「我會把門鍊鎖得好好的！夏大哥放心。」說完她拎起了到現在都還來不及拿上

樓的包包，在前頭為傅胤軒領路了，「傅先生，請跟我來吧！」

「雪筠妹妹，妳可以叫我胤軒哥，還是軒哥哥也可以。」

夏青凡一聽，又是一記充滿殺意的狠瞪。

倒不料一臉清純的汪雪筠會露出有禮但絕對疏遠的笑容，道：「我和傅先生剛認識，不太適合這麼稱呼你。」

「喔？那妳花了多少時間才改稱夏青凡夏大哥的？」

「嗯……一個小時吧！」

「我們認識沒一個小時也有三十分鐘了，對我就不能改口？」

「夏大哥不一樣！他不會親我的手背。」說完汪雪筠就徑自上樓了。

流連花叢從未失利的傅胤軒，第一次遇到對於他的示好完全激不起半點火花的女人，他跟著上樓，還不忘貶低別人替自己平反——

「他那是悶騷！我們以前唸高中的時候，不知道傷了多少女同學的心，他本質跟我是一樣的。」

「不一樣！總之夏大哥很君子，我就是知道！」

「雪筠妹妹，這不公平，妳被他誤導了……」

聽著他們的聲音消失在樓梯轉角，又有客人走進了店裡，夏青凡不得不回到櫃台招呼。

汪雪筠已經二十五歲了啊！她一張娃娃臉讓他沒發現她的實際年齡。那麼她是個大姑娘了，應該不至於沒辦法應付傅胤軒吧！夏青凡這麼想著。

另一邊，傅胤軒一直跟在汪雪筠身後，努力的想為自己辯解，對於有人把他比在夏青凡之下，他實在不太服氣，「所以啦！夏青凡絕對不是什麼謙謙君子，他這幾年是收斂了不少，但在這之前，他可是一個比我更花心、更沒節操的男人！高中時，他更是號稱只要女生被他吻過一次就會對他死心塌地、無怨無悔，是個擁有超強吻功的男人啊！」

汪雪筠一慣是帶著笑容的，因為她知道自己並不是傾國傾城的美人，所以她不會相信傅胤軒是受她吸引才這麼鍥而不捨，她想，傅胤軒這是不服氣她信任夏青凡比信任他多吧！

至於他提到的夏青凡的吻……

雖然他們有過的那次經驗根本不算接吻，不過是夏青凡的善意，可那個吻對她來說，卻比以往她有過的都更美好。

看來傅胤軒至少有一句話是事實，那就是女人只要被夏青凡吻過一次，便會牢牢的記住那個吻。

他們停在了汪雪筠的房門前，見她打開門，傅胤軒還想再說，不料她一回身，他竟看見了她雙頰羞紅。傅胤軒沒那麼自大，不會覺得汪雪筠是突然對他生出了好感，他唯一想到的，就是他剛剛提到了夏青凡的吻。

「妳……被他吻過了？」不會吧！剛剛誰還在說這女孩是他的房客兼員工的？

傅胤軒問完，汪雪筠的臉更紅了，知道已無法隱瞞，不過看著傅胤軒錯愕的模樣，這倒是見到他後第一次看見他無話可說，她不禁壞心的笑了。

「是啊！我知道夏大哥的吻是什麼感覺的。」說完，她便在他的面前關上了房門，還傳出了栓上門鍊的聲音。

倒是傅胤軒可笑的呆立在當場，汪雪筠的那句話還不斷的在他腦裡迴盪，讓他生出了許多胡思亂想……

Crescent